

我们上学了，坐在一年级老师面前。他们手里拿着课本，我们手里也拿着课本。我们并不知道那其实是一本多么简单的课本，只觉得它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在很多年前我们的那个小时候，还用牛皮纸、画报纸认真真包住它的封面。我们太小，不会包，是爸爸妈妈认真真包，我们认真真看着他们包。我们知道课本要包好，它们是很要紧的东西，不能撕坏。看着他们包的时候，我们匀细的呼吸里都有神圣。而现在坐在拿着课本的老师面前，高高讲台下的矮矮小小的我们，就像有光芒从乌黑浓发的头顶穿射入浑身上下的各处，它把我们捏拢得聚精会神。我们真正的、一生的学习就这样在一个九月一日的上午很端庄、很严肃地开始了，哪怕是一个后来再调皮的小孩，后来的一个留级生，在这第一天，在这第一个很正式地拿着课本教我们认字、学算术的一年级老师面前，也几乎都是坐得端正，不嬉皮笑脸。不管这个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很



太湖洞庭 (中国画) 金志远

生命的呼吸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生命的呼吸已是奢侈。草木生长，花蕾绽放，草地上点缀着如火如荼的鲜花。空气中充满着鸟鸣，弥漫着松树、香叶杨树和绿草的甜蜜芬芳。夜晚并非只给人带来阴郁，人们也欢迎它带来的阴凉。穿过明澈的夜空，星星倾泻着几乎幽灵一般的清辉。人沐浴其中，就像孩童。而这个巨大的星球，则好像一个玩具。清凉的夜晚像河流一样浸透整个世界。大自然的神秘从未如此快乐地展示过。

清晨，当雨露渗进泥土，绯红的黎明来临之际，我已经在这个世界最卑微的角落打量着它。我站在露台上，仰望竹林环抱的一方天空，再看看竹园以及竹园边上的茶地。我感到，每一天都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宽广。

我看到茶园地边上的那口木墩。那是前年父亲在砍掉那棵檀木时留下的。如今，它的周围萌发出了许多新的枝条。嫩黄的叶片在风中摇曳，如同孩童的笑脸。我想，那又是下一代的重新孕育。生命始终如此地繁盛。而就在这个木墩的旁边，还有一棵因当时还没有成材而免于砍伐的小檀木（现在也有碗口般的直径），却在此时还没有抽出新枝来，整棵树光秃秃地立于其中，显得突兀、颓唐。倒不是说它已经枯死了，而是时间未到。

它在沉静而坚韧地等待。等待那一声轰鸣的雷声，等待那一场如洪的暴雨。它是定要等到那端午的大水退了，才肯抽出新芽来的。所谓的厚积薄发，正是如此。

一年级老师

梅子涵

帅、很美，还是普普通通，都是一个高高的耸立！他们身后的那一块黑板，写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数，每一个符号，无论我们立刻聪明地学会，还是没有立刻学会，都通往到后来写出的那一本厚厚的小说，一个智慧的工程，和所有的杰出创造与诞生。而更首先的是，通往一个人的应该具备的样子的建成。我们成为了不错的人，于是我们很优良地建造世界。

别说在一年级的时候，直到成长之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们还真的就是没有郑重其事地想过吧，一年级老师，他们于我们的意义。一条知识路的开始迈步和他们每天的念出、写上，一个已经懂了很多的大人，却每天教着简单、说着最明了的话，他们很像是那喊着“一二一”的人，懵懵懂懂的小鬼们腿脚发软地总



子涵夜话

走不到直线上，他们不可以发怒，就像一个木偶剧演员，善于牵住绳子，面带微笑，劳累地演出着每一天的有声有色和活泼可爱。

夜晚，还要翻开小鬼们的本子，读着那些歪斜和懵懂，打着红钩，改着错误，写上“鼓励”，写上“希望”，写着那么简单那么重复的那几个字。在城市的红台灯下，在许多乡下的暗台灯边。亲爱的一年级老师啊，当然，还有后来的二年级老师……这需要何等的安宁，何等的耐力，何等平凡却是奇异的心中的美丽！

我也是长到很大以后甚至快要老了才油然看见，油然有了许多的感叹、想念，油然回到了那一张一年级的课桌前，坐下，抬起头，比七岁时更认真地看着讲台，看着严老师，她是我的一年级老师，也是后来我妹妹的一年级老师。

她是一个真正的严老师，没有洋溢的笑容，甚至缺少得有点吝啬，普普通通的长相，讲的是真正标准的普通话。很端正地在黑板上写着每一个字，一年级老师都是很端正地写字写数写符号，因为他们知道面前坐着的都是很空白的小孩，要让他们看懂，记得住笔画，他们也是在有意或者不经意地告诉着学习的认真，不可马虎、如同行走路上的庄重和踏实的一二一，一二一。

她念课文也是语调平坦，电台里小广播那样的声音她从不出现。她念《秋天》的时候还是不像小广播。“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

她的真正标准的普通话把落下的叶子、南飞的大雁、到来的秋天都念得清清楚楚。她没有一点儿夸张地让一个一年级孩子，模模糊糊地觉察到文字里的情景美，甚至一辈子记住了那高高天空中的美丽散步。何止是只学会

昨天的孩子

任溶溶

昨天身体不适，孩子请来了方医生给我诊治。他是一位非常严肃的人。

他走后我问孩子们，怎么派头这样大，能把医生请进门给我看病。孩子们笑起来：“你不认识方医生啦？他就是……”他们说出了过去我家斜对门一位小朋友的名字。他曾经和我的孩子们来来往往，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他长大了，而且是位大医生了！

我们真是不要小看孩子们，他们会长大的，而且有各种本领，也许还会成为大人物呢！这一位就成了大医生。



任溶溶

了“人”和“一”，只知道天空间的大雁在秋天往南飞的生命原理，“文学”不是也被栽种了吗？以课本栽种文学是最有力量最有面积的栽种，全世界都早已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的课本里是有好文学的，《秋天》就是！我从七岁记忆到现在，记忆着严老师的朗读。

一个七岁的小孩，那时的我，就是认为她读得是最好的。不像小广播也是最好的。我的那些一年级同学，一定都不会和我想的不一样。在一年级老师面前的一年级孩子几乎都一样。那是一个在知识面前最天真、最不会怀疑、和幼儿比起来又多了一些真真开始的认真和有点儿懂事的神情的珍贵年龄，珍贵啊，总共就那么三百多天的时间。

一年级老师正是牵这个年龄的，牵这个天真、认真、懵懂却已经有些懂事的生命的，牵他们

的知识学习的正式开始和人生岁月触摸的幕启幕开。

两个学期，白天和夜晚，阳光下、灯光下，我们后来所有的阳光和灯光里都有他们给的这一点儿，这许多，这些简单的文字、数字、符号，这些水滴和霞光。

我们后来的人世间的行走，也多么像那些大雁们，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虽变化不定，却不慌不忙，暗自诗意地在生命的树上从嫩绿长到深红……

一年级老师，他们的嫩绿和深红，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普通。他们是在我们六七岁的时候就领着我们空中飞的人，教会我们“人”字，教会我们“一”字，我们后来果然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的一年级老师是严老师。她家住在我家对面的一幢房子。

己亥腾冲纪行

胡晓明



远征军故事
千年演史杂悲欢。
车到驿前讲未完。
最是回肠荡气处
壮歌一曲戴安澜。
火山柱节石景
故事途中破寂寥。
穴窗打叶雨声骄。
停车看石铮铮在，
一似忠魂气未销。
北海湿地
千叠绿屏画卷开。
一湖含笑眼波来。
分明微步生尘袜，
几个仙人临镜台。

热海温泉
大滚锅中煮蛋香，
青山云气水琉璃。
小兵与我汤泉共，
赤膊谈心意未央。
国殇墓园
碧血千秋百草香，
无边丝雨说哀伤。
如何七十年前事，
有泪朝朝咽怒江。
和顺图书馆
百年榕树鸟声温。
十里莲香舟自横。
莫怪民风又顺，
缥緲万卷藏乡村。

银月映红山

王 晓

佛看见儒雅飘逸的老人在海峡那边，对着一轮明月，想起烟雨迷蒙的小巷，想起莲叶田田的江南，想起圆通寺里的母亲……这是一篇女声朗诵，朗诵的女子有一定文学素养，她将大师作品演绎得恰到好处，多一分嫌甜，少一分嫌拙，我挑剔的耳朵没有找出一丝瑕疵。另一篇男女声配乐朗诵诵好似对着月亮放歌，男声激越响亮，女声绵和清澈，关于团圆守候，关于岁月静好，关于现世安稳，诗意澎湃，这个夜晚如此美好。

除了朗诵，其他节目也体现出不俗的专业素养。单说诗歌朗诵，是想就这个话

前些时，某新媒体发起了个话题，叫“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约我参加。我有点儿踌躇，想要推拒——师范毕业就是教书，这就是我想当然的第一份工作，有什么好谈的嘛。踌躇间，我浏览起了话题里的别人故事，还真是各种行当各种滋味。有的是高中寒暑假卖煤球，工作地是县城：“批发价是一毛四一个。我能卖到一毛五或者一毛六，每次都是拉二百个，满大街的扯着嗓子喊。基本上高一高二都是这样的。好的时候能赚到二十元左右，不好的时候煤都晒干了还没有卖出去”。有的是在亲戚的游泳池干杂活，工作地是省会：“我要卖烤肠卖面包同时租泳圈，月工资四百。上大学后，周末去帮人家卖早饭，一天十块。”有的是在乡村“打小工”：“大约是1992年，那时候一天五块钱工资，很高了，干了四个月。”

这让我突然想起，师范二年级的暑假，15岁的我也是打过一次小工的，算起来，那才该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倒是有些意思的。

那时节，我杨庄村的街坊里有一位姓吕的伯伯，常年带着建筑队在十里八乡盖房子，家里过得很殷实。见我喜欢开玩笑，说我是娇学生，“别看你长得圆盘大脸，肯定肩不能提，手不能拎。”我很不服，他说：“来我这里干一天，你就知道我说得对。不叫你白干，你哪怕胡跟一天，我就给你算一天的钱。”我就赌了气，和另一个同村女生约着，暑假的时候跟着吕伯伯去打小工。

建筑队里，小工就是给大工打下手。大工干的是砌墙上梁之类的技术活儿，很有派，工钱也多。那些没技术的，就只能打小工，也就是和泥，送泥，搬砖，递砖，快吃饭的时候给厨娘烧火洗菜，等等。盖着盖着，房子盖到了二楼，砖不能平地送了，要一个人在楼下往上扔，一个人在楼上接。扔也没什么，有力气就往上使，对方没接上，砖砸下来，也砸不着我。难的是接。可怕什么来什么，有一天，吕伯伯点名让我接砖。我心很怯，又不想被他瞧不起，正强撑着，他也看出来，说：“没啥。别人能干，你也行。只要你大起胆子，就不怕砖。砖怕你。”

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我，我手有点儿抖。第一块飞砖上来，我到底没敢接。侧身躲了一下，砖砸到我脚边，摔成了两半。

吕伯伯站在我近旁，又说：“你只管接。接不住，有我呢。”

我稳住了心神。砖再飞上来，我便伸出手，接住了。众人大笑。我往后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吕伯伯就退离了我有两大步远呢。我要是接不住，他也根本没打算替我出手。——幸亏我接住了。清晰地记得，砖到手里的刹那，沉沉地往下压了一压。我顺着势低了下手，也就接住了。

不就是一块砖嘛。真的一点儿也不可怕。之后就是越接越熟，后来一次能接两三块了。再后来，我和下面扔砖的工友还做起了游戏，他们扔的时候，故意变换着方向，像打球似的，我就追着砖跑，像接球似的，很有些乐趣。不过因为有点儿危险，被吕伯伯呵斥了几回，也就罢了。

这份工作，我干了整个暑假。开学前，我盘点了一下成果：赚了一百多块。晒黑了。手心里的血泡磨成了茧子。把这体会写了篇文章参加了一个全国作文大赛，得了个三等奖。从此见到建筑工地的民工就有同事的亲切感。

年龄渐长，没有再干过这种活儿。直至今今天，都没有再接过砖。不过，这小事，既然会了，就不会忘。我相信，要是再站到房顶上接砖，我还是不会再怯的。无论是实体的砖，还是虚体的砖。

十日谈

感恩与思念

责编：史佳林

中秋吃汤圆，是我家的习惯。《“卡”进汤圆的母爱》，请看明日本栏。